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92 •



第二編

南京

五月廿一之天氣

薛鐵虎

本日南京之天氣陰雲有陣雨，最多風向東南，風力和。茲將各氣象要素概述之於下：

五月廿一日南京氣象要素平均

平均氣壓(m.m.)	749.43	(發現時間 0:07)
最高氣壓(m.m.)	750.33	(發現時間 15:00)
最低氣壓(m.m.)	747.90	(發現時間 14:20)
平均溫度(°C)	19.8	(發現時間 5:30)
最高溫度(°C)	28.8	(發現時間 14:20)
最低溫度(°C)	14.4	(發現時間 5:30)
平均絕對濕度(m.m.)	12.76	
平均相對濕度(%)	74.6	
雨量(0—10)	10	
日照時數	42	
最(m.m.)	4.9	
雨時(h.)	2.8	
平均風速(km/hr)	20.4	
極大風速(m/s)	16.2 (方向 N)	發現時間 16:41
最多風向	SE	

蒸發量(m.m.) 4.4
能見度(0—9) 7.7

氣壓之分佈 全國高低氣壓之分佈，高氣壓帶，其一穩定於太平洋洋面，中心氣壓 103 托，楔端向我國東南沿海伸進，氣壓漸形升高。其二位於我國之西北部，有向東南進襲之勢。低氣壓，其一位於此兩高氣壓帶間，佔有黃河流域及關東平原，移向東北東，進行速率遲緩，中心氣壓 79 托，在渤海灣。其二：出現於我國西南山地，不甚顯著。南京本日之天氣，適位於此華北低氣壓之南部邊緣，且又為太平洋高氣壓伸進之區，因之處於高低氣壓緩衝地帶，氣壓升降不一，天氣極不穩定，致有午後之陣雨發生。

溫度之變遷 本日南京溫度，最低出現於晨間，最高出現於中午，與常日相彷彿，所不同者，本日之溫度變率特大，超過常日多，最低與最高竟相差 14.4°C。日中溫度奇高，十四時之觀測紀錄為 27.8°C。天空發現積雨雲，對流現象特甚，似有雷雨之徵兆，十八時溫度突降至 19.8°C。陣雨開始，廿時雨止，共得降水量 4.9 托。

濕度之升降 本日南京之絕對濕度平均為 12.76 托，晨間濕度不大，僅在 10 托左右，自九時以迄十四時，濕度之增加奇速，與溫度之突增有同一現象。過十四時而後，溫度濕度猛落，頗易於凝結，十七時有雨跡，歷 2.8 小時雨止。

地面風向與風速 華北低氣壓位於南京之北，且其動向為東北東，故南京本日之風向依順時鐘方向轉動。晨間為東南風，中

午轉至西南，陣雨發生，風向轉西北，雨止風向又復轉至東南，本日平均風速爲每小時 20.4 公里，陣雨發生前，風力微和，陣雨過境時，風力突增，雨止，風力復歸平靜。

雲及雲向 本日南京多高積雲及高層雲，其平均高度約在四公里左右，雲向西南西，是爲高層空氣，爲暖流所籠罩之象徵，高雲比展間僅爲 3.4 十一時所測得高積雲之雲速已達 7.6 雲行速，未來天氣漸趨惡劣，十四時雲向轉西有積雨雲出現，十六時雲層低降爲層積雲，十七時復低降而爲雨雲。

高空記錄

A. 測風氣球記錄		
高度(公尺)	風向	風速(公尺/秒)
地面	SE	6.3
269	S	9.8
497	SSW	12.2
695	SW	16.6
884	WSW	19.7
1076	WSW	17.5
1259	W	11.0
1430	W	9.5
1610	WSW	11.3
1730	WSW	9.3

1970	W	9.0
2150	W	10.4
2330	W	10.0
2510	W	12.0
2690	W	14.0
2870	W	15.0
3050	W	16.6

據氣象研究所歷年施放測風氣球觀測之結果知南京自地面以迄三千公尺之上空，其風向爲順轉且有 WSW 之風向發現而風力特大者則地面以上二十四小時內天氣狀況，十九惡劣。本日南京各高層之風向自地面向上升即向南轉且在 824 公尺及 1610 公尺處有 WSW 之風向發現，而風力復較其鄰近各層之風力爲大，是亦爲本日下午發生陣雨之徵兆。

B. 飛機記錄 時間 10:26—11:22

高度	氣壓	乾空氣之露分壓力	溫度	相對濕度	絕對濕度	位溫	溫度比較溫度
(km)	(mb)	(mb)	(°A)	(%)	(mb)	(°A)	(°C/K.Lr.)
0.07	1007	988	297.6	62	19.3	298.8	12.1
0.73	925	910	290.8	65	13.3	298.9	9.0
0.89	907	894	292.4	59	13.3	313.0	9.3
1.70	828	814	286.9	55	8.8	304.4	6.7
2.86	759	751	283.0	65	7.5	306.8	6.2
2.43	783	747	283.7	55	6.4	307.2	5.3

2.93	7.08	7.06	273.7	63	3.8	2.3.0	5.1
3.26	67.9	67.4	277.6	63	5.4	310.9	5.0
3.39	68.6	66.1	277.3	45	3.7	312.0	3.5
3.44	66.4	66.0	276.9	43	3.5	312.1	3.3
3.48	66.0	65.6	277.7	42	3.6	313.5	2.4
3.57	65.3	65.0	277.6	38	3.2	314.2	3.1

應用洛氏圖解知下層0—0.73公里間，氣層在絕對不穩定狀況下，此似受日射及地面之影響。0.73—0.83公里間氣層絕對穩定。0.83—1.70公里間為對流性不穩定，本日下午所發生之小陣雨即受惠於此。2.63—2.83之逆溫層溫度高而濕度小蓋下沉之影響也。2.83公里以上之各層空氣以全體觀之均不甚穩定。

訓 話

黎 民

街面上的行人還極少，店鋪裏的學徒，才睜着惺忪的倦眼，液精打瞌睡地說「晨報」：「太陽也剛浮起初清醒後的淺笑，從屋脊上下壓人間……」一句話，這時節的街道上還暗暗的。但「南京的城隍廟」附近的某一機關裏的大大小小的職員們——上自局長，下至錄事——却已經穿着雜色的制服，整隊地在街心中大搖大擺了。

他們是據說，爲了非常時期，受軍事訓練去的。

但他們究竟訓練些什麼呢？「立正」「少息」而外，唯一注重的就是「敬禮」。

關於「敬禮」這一點，他們的秘書長——一位相面先生所謂具有「雙龍搶珠」的福相的，面圓圈，兩條粗黑的眉毛之間有一顆肉痣的先生，曾經一再地告誡過他們：

「我們××府同人，軍事訓練已經很久了，如果連敬禮都學不好，那才最丟人的！所以希望各位務必准時參加不得規避，這不是別人的面子，是××全體的光榮！如有無故不到的，則一經查出定當撤職示儆！」

尤其今天，距離廿二號檢閱的明天，祇有廿四小時了，故在照例的一小時以上訓練以後，並不照例「解散」，而列成「形縱隊」少息着。

太陽也有些意外吧！張出了渾圓的火眼，在他們的當頭噉着噉噉的碧波，從他們每一個人的嘴裏放散出來。噉着氣的脖子都忙拉着拉出小手帕來，抹着額子上的汗水……

突然在「形縱隊」的中央，放上一條長棍。一個中等身材年青的，掛斜皮帶，佩短劍，穿長統馬靴的，臉白白的步兵將軍，帶着湖南的重濁音調，開始向他們說話了：

「各位（全體立正，脚跟相碰的聲音一大響）少息！」

「明天就要檢閱了，你們的姿勢已經沒有校正的機會了，所以務望你們記着方才各區隊長校正你們不對的地方！此外，我還

有幾點要求，向各位報告。但決不是過分的苛求，爲了×××的榮譽，不能不說：希望你們都要準辦！

「從頭上說起：第一頭髮要剪短，本來規定是剪光頭的，現在就不要那樣嚴格。祇要你們在帶上軍帽後，兩側與後腦都看不見頭髮就行了。第二鬍子也要修光，不要拉拉蘇蘇，委員長看見了就要罵的。還有耳朵後面也要洗洗乾淨，因爲委員長是最注意這種地方的。其次，你們的服裝務必正齊，扣子檢查一下，有沒有缺少的地方，領圈不能太大，大了似乎連頭都插得進去，是最難看的。口袋裏不要裝東西……白手套，黑襪子，黑皮鞋，沒有的，都趕快今天下午買齊。指甲也要修剪乾淨。委員長是會與你們伸出來看看的。尤其各位自己看看臉色似乎不大好的，要特別留神，假使舉出來看有恍惚的時候，委員長就會詭罵的！還有手上有幾個「繭」，幾個「算」，你們也要記清楚，因爲委員長也許會問你們，如果回答不出，他就要罵你們「自己身上的事都記不清，什麼好辦公事！」不消說，大家照辦了。把「南京城隍廟」附近的理髮店擠滿了；白手套的商人，更公然挾了大批的賤價手套，在「衙門」的「公事房」裏活躍地推銷了，一切都很好。

但筆者却忽然想起了四五年前，彷彿讀過魯迅翁的一篇談於談論中國人做事態度的雜感，他似乎這樣說：「中國人做事是一直做戲式的，因此儘管嚴重的事，一經中國人來做，就一笑了之……」大章如此，今天看到了這一羣公務人員的訓練，就也覺得

他們是在演習一本入時的軍事喜劇！

生活一頁

鐵漢

「健底——健底……」
起床號把我從夢中驚醒過來，翻身起床，磨好服裝後，走出操場，已是點名時候了。

領軍官報告人數後，照例由充副領軍的學生帶着讀「軍人誦訓」與「黨員守則」，讀完一遍，又指揮着在大操場上跑步，跑了幾圈，停止下來，命各區隊值星生帶開徒手體操，這就是所謂清晨運動了。

早餐後，我把各教室日記簿預備好，一會×生進來領取了，除因他昨天受處罰，問他知不知道自己的錯誤，他則默無一言。我順便也喝咄了他兩句。我說：「幾個月之後，你就要出去當官長了，自己的態度要放莊重點。你對同學，要摸摸頭，要摸摸臉，這種舉動誰能忍受。這簡直是一種侮辱！同時對於自己的人格上，也會發生了問題的！以後要是不改，將來怎樣去做人家的模範，如何能使人欽佩你信仰你！」講完，他默默地退出了。

×生是我隊一個抱樂觀主義的學生，一天吃呵，玩呵，鬧呵，沒有一刻不是欣欣鼓舞，快活到了極點。對於學科，他是不十分努力的，因爲根本他程度不夠。術科還能跟得上。他家是在西北邊區的

省分家裏有不少的田產，在學校裏家中隨時供給他很多零錢使用，這也難怪他的樂觀了。他的缺點雖多，但也有許多長處爲人所不及的。第一，他的體格好。第二，他很難吃苦耐勞。第三，他對官長很服從。切長袖短，他還不算怎樣落伍。前兩天他和同學×生無理取鬧，兩人吵了一架。被×同學報告隊長處，處罰了他一天禁閉，×同學也罰了一天禁足。

今天是我總辭職歸來後，又行開課的日子。月初就出發測圖去了，地點是在××附近，一共測了兩個多禮拜，可算把學生們兩年來學的地形學作了一個結束。上午全是學課，沒有我的科，因爲明天又要出發野營去了，要三五天後才轉來，所以趁暇到官長浴室去洗了個澡。

在浴室裏遇見×君，他也在洗澡，和他談及×同學的事。×同學是東北人，前月忽被停職了。這事實在我們小職員們看來，覺得非常不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長官對於部下，應該是要愛護體諒，尤其在國難當前的現在，舉國上下，祇有團結一致，才能應付當前的危局，對自己的部下，有了錯誤，應該是指正他，改正他，監督他，使他知過必改。不應動輒取最後的手段，迫他去向抵消力量的路上去。因爲我們減少了一個有力量的人，就等於增加了一個敵人的力量。

出浴時，在更衣室裏，×君也來了。×君是×期同學，學交通科，現在×××會服務，和他談及×同學的事，才知道×同學所

在的機關，已移到×××山去訓練。×同學也是×期生，記得他入伍的時候，我在當他的班長，那時他年齡小個子也小，但他的學術，并不因年小而稍遜於人。隨時他都能站在人家前面。尤其他的思想十分健全，任何問題，談來滔滔不絕，非把人說服不止。三年畢業後，服務黨國也快兩年了，他現在已與我同級了，前途很遠大的。國事正要這般有爲青年來當担呵！我時時在這樣想着。

浴室轉來，看看報，一個上午就完了。

因爲明天一早要出發，所以下午停課，準備一切出發事宜。這次我們全校開到野外去駐，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我們剛醒來的睡，還能伸伸腿，舞舞爪嗎？各地的學生軍訓在推進着。爲了使受訓的學生得到更大的明瞭軍人生活，兼以更多的受些軍人精神教育起見，在將臨的兩三天內，全部受訓的學生，都開到南京來，就駐在本校。雖只兩三天工夫，所得的收穫，一定是不不少的。我們開到野外去駐，一方面是讓房子，再方面還要演習最小單位——班——戰鬥動作給他們來參觀。

下午由值星官將要辦的事對學生宣佈：第一，所有講堂上東西通通收到寢室來（因爲講堂要讓給軍訓學生住）第二，應攜帶的東西要準備好，第三，將應發的東西發了下去。

我因沒事，明天又要一早走，癡眠睡了一覺。

醒來之後，同鄉×君來取他的書。他是×總隊的學生，×總隊明天也要出發到××附近去。是去演習戰鬥射擊，日期是一禮拜。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演習了，他們下月就舉行畢業。

忽而軍樂響了，走出操場一看，原來是×處長對××幹部訓練班預行檢閱，是預備後日校長來檢閱的。××幹部到我校來受訓，用意不言而喻。總之，這是舉國上下精神振作的表現。

晚餐後本預備上街購物，天雨不果行，祇得把今天報紙翻開來看。

這幾天的報紙，一翻開就看見「走私」兩個刺人眼睛的字，今天上海大公報更登載了一篇走私進展程序的文字，說的很詳細。看了之後，實在使人生氣，我要問一問北方的大老官，在走私初起的時候，你們做什麼去了，為什麼不去撲滅牠，使牠藉藉到現在，悔過似的傳播了全身。等攻到心時還有活的希望嗎？這年頭看報真傷腦筋，每每會使人拍案頓足，嘆息不已。點名後我即就寢了。

五月二十一日

S. M.

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了。

前二十日是五一，前十八日是五三，前十七日是五四……這些紀念日底意義是多角形的，但都一樣簡單地過去了，並且永遠地過去了。當然一九三七、一九三八還有的是，並且過一天也就相反的接近一天；但歷史上的那一天那原來的一天却確實祇有愈過愈遠的。可紀念的已經平凡地過去，不是紀念日的五月二十一

日會怎樣？

首都底天氣特別不同，不祇是從爪哇來的人呼吸困難，從滿洲來的人耳聾眼眩，變化也不能用邏輯範圍。早上看不見青色的天，日光也懶得像老人。九點鐘的時候天上祇有棉織一樣的雲，日光一現，十點半鐘卻又陰霾，日光跟着希望若有若無。以後怎樣呢？有風，吹不去心上的模糊和肩上的不愉快的風。

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天離軍底半總不離開我底困倦的頭腦。羊，多數是有角的，家畜，少數才沒有角，才不是家畜。除掉和主人底狗玩和伙伴衝突，不會利用牠底角；除掉作為威武的裝飾，角也實在沒有用。今天下午準備明天出發，後天開始戰鬥射擊。我恨，我有丁威武的裝飾了；我們終於也是一羣羊啊。

自然，我們有的是肉，我們有的是血。

假便是羊，名為羊，或者近於羊，不是家畜也吧，有角也吧，總是脆弱的，無論是牠底靈魂，無論是牠底抗戰的能力和意志。

我們是羊嗎？我們武裝着啊！

武裝到底是什麼？

後天開始戰鬥射擊了。射擊場的射擊屬於技術底學習，戰鬥射擊除掉技術還有戰術還有射擊軍紀。射擊軍紀自然是案子，不說吧。戰術是什麼？是對敵人的力的壓迫和智的欺騙嗎？壓迫和欺騙倒是真的；而敵人是什麼？假設敵假設的情況，不過是假設的，也終於是假設的。因此，這戰鬥射擊，不過是消耗訓練，不過嚇得鳥飛

兒走，不過把急促的步子踏倒開始結實的薑豆把笨重的身體壓倒，有了收割的希望，萎萎而已。但這時候我們得準備。

準備，是難免的時代病，無論是怎樣的一種。

我們底準備從某一點講，意味也是兩重的，因為一方面，是準備戰鬥射擊，一方面是準備空出教室來預備給軍訓的學生住。一羣一羣地，總使我想起工作場上那一羣吃草的羊來，一羣出去一羣進來。

是的，準備，這幾天我們還準備畢業考試呢，雖然剛才政治教官、築城教官、戰術教官底講解，我都聽不到腰裏去，祇是想睡的樣子，但也並不是真要睡。準備畢業之外呢，要準備的事很多，譬如準備結婚吧，準備大皮帶和成功成仁的佩刀吧，準備行李吧，準備帶兵吧。

羊不過吃草而已，準備這些做什麼？

羊之外，我還想起象來，想起捉象的方法和馴象對於野象所做的事來，想想倒很有趣，有意思。

聯想底發展和夢一樣是飛躍的，我又想到了假。我不是迷信的人，說起來，這却是混話。什麼是假呢？假是給先一代的假所愚弄而給老虎吃掉的人，不能離去而服役於老虎去愚弄別的人給老虎來吃的鬼，想到這裏未免太幽默了。

十二點鐘了，陰雲，不是黑色的半夜雖然近於黑色的半夜，也不是啼哭的雨天雖然纏綿了啼哭的臉，也不是七月的大太陽的

中午。

準備底命令下來，我們搬桌子凳子，搬一堆一堆的書，亂七八糟的文具。這情形使我記起某一次大火和二八那時候的「逃難」來，像真是「東洋人」來了或者土匪快來了那樣地混亂，也祇有那樣的時候才有這樣的混亂啊。

我受不住，我得趁這個機會出去踴躍躍躍，自由活動一下。太陽不出來不出來，最後個底又出來了。但還是陰雲。

這是我個底一九三六底三百六十五分之一的五月二十一日。

一九三六，五二一。京。

中政校的一日

魯寧

日子像一粒砂子滾過去。在我們的黃色氛圍裏，草兒照樣的長，花兒照樣的開，機械的軍隊化生活，注射式的教育，和往常一般。自我進校以來，我就從來不差一步地適應着這種生活，厭煩嗎？我從不敢說。因為現在我每天除吃三餐外，比在家裏多咬六個黃皮的麵包，一個月多拿到三張簇新的中央銀行的法幣。不祇是這個，我們還幻想著畢業以後的出路呢！從我們學校的大門裏噴出的學生，不僅是經過了算盤的錢，並且可以不十二分關心的把飯碗端到手上來。

在吃飯前的一課，一位博士教授正溫文爾雅的講着歐洲的比較政府，窗外一些工人正翻造一座大禮堂，汗水像葡萄酒一般地刺着他們，工人們齊聲哼起號子，號子是一條繩索，像糾纏教授的話。教授覺得自己都聽不到自己講的話，抓到一段靜靜即把粉筆放在台子上敲一敲，很感傷地說：「唉，究竟敵不過他們的呼聲！」

飯後一小時，軍事教育准許我們在內務部上辦一會兒；近來天暖了，早上五時半起身，晚上睡眠可是沒有提早，自五月一日起，我們的睡眠的時間是缩短了半小時，在上課的時候，大家的精神似乎要差一些，尤其是飯前後的兩課，個個都要打盹。我是向來不肯午睡的，今天我破例的也到寢室裏午睡。四架鐵牀就有七個人在躺著，只有一位平日被我們喊着「所謂標準青年」的缺席。我們是十二點鐘吃飯，洗過臉已經是十二點三十分了，僅僅三十分鐘的工夫，實在不疼不癢。一點鐘的軍號才吹過，一個個都給號聲拉醒了，管開門的技工拉直了喉嚨叫着「開門啦，開門啦！」我迷迷糊糊的沒有出去，一到兩點鐘我醒了，並且想起我還有課，我真急得要哭，假如被鎖在寢室裏怎麼了？一堂無故缺席一大禍，四年三大過關，那一來什麼親戚長輩對我的希望都完了。我抹着一把汗，用嘗試錯誤的方法去扭門把，好得很，校工慈憐我們有一邊門沒有鎖。隨後又出來了一位同學，他說：「你到今天才曉得嗎？我是老資格，現在寢室裏還有十多個沒有出來呢。」我這才明白，可是還胆怯的向四面張一張，生怕有教官抓到，責罰我的這種越

軌行動。真的，我看見樓下一年級的寢室是特地兩頭都鎖了掛鎖，我暗想：「喂，我們還是被優待着呢！」

要算晚上的這幕劇就有趣了。晚上七時起，是我們黨部第六組預備黨員開演說競賽會，一位女同學做的主席，很溫柔的報告了一段話，接着就開會競賽；窗外的雨瀟瀟的，一株白楊搖搖蕩蕩的開葉，在這住樓上，個個人的感情的孩子都緊張着。聽吧，B調奏起來了。看看這些講題吧，真够驚人的：「我們的使命」、「復興民族的根本問題」、這兩個是道地的英雄主義和儒生學者的腔調，給白了一副臉，還有時拉出希志拉的噪音，「如何充實我們的戰鬥力」。這位演講的人，似乎是認為戰鬥的範圍中祇有軍人，儘管他口裏嚷着「生活鬥爭」，但是他並沒有實際的講他。「華北走私問題的確重性」、「關於華北走私問題」、「國社黨的危機」，從這幾個題目上我們可以看出這是些激烈的論題，很可憐的同學們中間因為講者多提了幾次「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等字眼，認為能引起邦交的妨礙，甚至似乎太不純正了而少了些鼓掌聲，甚至說：「這幾位雖然材料豐富，但是是看資者報太多了，真實的材料使人厭煩。」我聽到嚇了一跳，原來我們的同學不需要真實的話呀！還有一位，講題更妙了，他講的「快樂與痛苦」。我剛聽到題目，很自慶著地暗叫了一聲：「不要睡不起我們學校裏的同學呀，還有能談哲學的人在憂！」他講得很幽默，他把自己的歷史做背景，對一位女同學嘲笑了，一陣，例如「你以為你好

看嗎？好着的比你還多得很呢！你以為你不高興，我嗎？我還不高興，「嘿！嘿！」這樣的句子很多，我才明白他是位追求女性的失敗者，可是同學們很痛快，都拚命復讎似的鼓掌。

會完了，我們今天睡覺的時候，沒有談女人，反談了些「國家大事」。

● 內務就是我們的臥舖，每天要用毯子包得像一箱豆腐，四邊還要用指頭擰起九十度的硬角，是我們軍事化生活中每天的一件重要工作。

一天的生活和回憶

白克

兩年前的今日，正是我失去自由的第九天。那時，被囚在一所荒僻的古廟裏；附近刑場的槍聲，週圍駐軍的吶喊，無時無刻不在緊張和恐懼中。從窗外看院中的桐葉，透過扶疎的晨光，也透過婆娑的月影，四野的蛙聲，打碎當時種種的幻想。我飛越了牢籠，夢到幽靜美麗的故鄉，和白髮的祖母作永久的告別。一面覺得自己化成了沖天的火焰，毀壞了人間所有的枷鎖；不料兩年後的今日，依然恬靜地囚在大學的宿舍裏！

這宿舍，是新建的洋樓，正背着一片荒場。不斷地傳來打靶的槍聲，也有軍隊操演的呼喊。蛙聲隔窗，不知擾亂過多少心緒。桌上一大堆洋書，銷磨了許多歲月！

早上起來已經快到七點鐘了。昨天晚上又失眠，我悔恨着，我為什麼讀工程，我為什麼在實驗室裏躲避現實？我為什麼讓公式和定理佔領了我的時間？我知道中國民族工業在現況下沒有發展的前途，我知道幾年後我們青年工程師都會做帝國主義者的助手，來壓榨自己的父母兄弟。我悔恨，我睡不着！我知道我應該把我的時間獻給最需要的方面，如果果研究真正造福人類的應用科學，祇有俟諸人類解放了的明天。我不應該在現在為個人的出路而走死路，我應該把整個的生命獻給多數人。我悔恨，我決定不幹了，我決定明天去退課。

上午從八點鐘上課到十二點，不知道講的是什麼，祇看見滿黑板的公式和圖形。

下午從一點鐘上課到六點半，我偷了一點空去見課務主任，聲明我不讀工程而改選他科了，他的面孔真難看，說出一大堆條文，規則，始終沒有給我一個合理的肯定的答覆。我更明白現在的大學教育是製造馴服的奴才！

陰沈的天氣，使人格外不痛快。忽然間下起雨來了。晚間，出席一個關於時事的討論會。這個會，經過了許多波折才准許成立，每次僅有一二十個人參加，而且校警每次都來察看，每次都有走狗來記錄我們討論的結果。我幾次疑心我們已經度着亡國奴的生活，我又想到在殖民地的國度裏，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如果開明一點的話，也不好意思像這樣來剝削人民談話的自由吧。今晚爲了

雨，連那位專派來聽講的仁兄在內也不過十幾個人。我們討論走私的問題，說明牠的原因，指出牠的背景和影響，得到了共同的結論：就是唯有發動民族解放的戰爭，才足以解決走私問題。最後我們分析在暗大一大學裏，為什麼關心時事的同學和教授如是之少。有人報告校內同學有十分之五以上每天都看一折八扣的七俠五義之類的小說，有十分之二的人都買了一塊錢三大本的四書五經，還有少數人看論語宇宙風。祇有極少數的人，不過百分之三四看看進步的雜誌，然而止於看看而已。更有人指出實科同學看報紙的人不過十之一二，文科同學因為功課較閒，每天看報紙的人不過十之四五，然而多留心社會新聞和體育消息。這原因當然不能怪學生的自甘墮落，我們在偉大的圖書館裏就找不到一本可讀的新雜誌，像永生，文學，世界知識都沒有。在悲憤的情緒下走出會場，我不禁深深地抽了一口冷氣。

生活還是這樣拖下去的話，我也恐怕要被化成為一個狗才了。像做夢般被奴化的少數人，他們還幻想著光明的前途，升官和出洋。至於多數的可憐蟲，祇想畢業後能找到可靠的職業，能夠滿足自己的生活要求已足，如果說起民族的前途，他們不但認為你是高調，而且疑心別有作用。他們說是不受利用的，他們都做目前對自己最有利益的事，認為自己是偉大的，同時也知道自己已經濟來源的艱苦，所以看重分數和榮譽，希望將來有出路，能解決個人生活問題。這一羣，在這樣希望中過日子。另一部分，知道將來出路

的渺茫，不講價錢的賣身投靠，所以幾乎十之三四都有老板在腰間，自己莫名其妙的像有介事地在奔走活動。這一羣，時代已不能把他們帶向前去了。

醫學生的日記

笑 敢

醫學院，牙科和身體不及格的幾十位同學留在學校裏照常上課，可以不必參加軍事集中訓練。早晨被附近小營裏的升旗號吹醒了，接着就是京市小火車經過我們的宿舍彷彿是請早安，吹了幾聲很長的氣笛。睜開眼我就望見牆上掛的人猿泰山維斯摩勒的像片已經印在金黃色的陽光中了。同房間的同學精神很抖擻的下了床，盪好被。想起一月前在軍事管理的時期中，每天要等軍事教官開門來請安，要他催我們整理內務，這種被動而受拘束的習慣，現在無形中消失了。我自動的到屋外做了柔體操，呼吸新鮮空氣，讀了一頁英文，吃了半瓶營養，準備上課。

醫學本不能算是科學，在近代要把他建基於科學的基礎上，所以物理，化學，算學，動物學都是我們一年級必修的課程。與其說我們進的醫學院，不如說我們進的理學院到很切實。現在要把今天生活的情形忠實的赤裸裸的寫來，不得不把上課情形配出。

物理課上了。物理先生極不主張強勉學生上課，他從不高興點名，在物理課時能够看見我們全體同學到齊，也是一件奇事！每

堂課總有一兩位同學不到，不到的也就是那兩位。先生用着半國語的聲調講了四十分鐘的正課——音之干涉。最後十分鐘講到他在德國考察時，看見學生聽演講，如果對於講者不滿意時決不用「噓」的聲，而是用鞋底在地板上摩擦。

下面是英文朗讀及作文一課，這課的有到在兩同學時很引起別系的同學注意，旁聽生也不少，可是聽了三次課，再也不會如此。今天羅巧英先生講，有的同學聽得叫起來：「秦天已經每人打靶了，再加他唱起催眠曲來，真令人要睡不能睡，不睡又要睡。」於是各人笑着分散了，有的到分析化學實驗室有的到圖書館看報。

圖書館看報的人很多，要看今天的報只有本京殘家劇的內容，改改標題的報紙。一眼看見北廷私的消息，北廷私的社評，轉眼看到本京的消息，依舊是話劇公演的預告，藝術展覽會，兒童玩物，中國古物展覽會的消息，彷彿在中國經濟危機到了極尖峯的時候，去驚染一點現代的古代的藝術的氣味，在新舊的藝術上尋些安慰。

接着就是分析化學一課。因為教授有病，請助教先生代課，他今天講的是在大理石中求鐵的重量，按着他預備好的筆記簿，成份，原理，手續，燃燒時的注意點，最後一個概要。一條一條的講完，我們聽得非常滿意，不像教授講得那樣紊亂，沒頭緒。是教授的學識更深一層麼？我不得而知。不過沒有到過外國的先生，就是教到頭

髮白也不能當教授。這好像是中國教育制度無形中訂下的鐵律。上午最後一堂沒有課，大家都跑進化學試驗室，有的洗瓶，有的刷杯，有的去秤大理石粉。這學期有一半以上的時間用在分析化學試驗上，因為這種試驗手續麻煩，決定要精細。有的時候做錯了，其他的課都不上，整天躲在實驗室裏小心的重做，細嘗受罰的滋味。

飯後決沒有時間休息。什麼飯後做事是要得胃病，注重衛生，決無此事。好像學校的責任是負輪學識，並沒有說到身體的衛生。有的同學吃過飯，油嘴都沒有功夫去洗。丟了飯碗就來做實驗，大家穿了白外套，如同工廠開工一樣，只聽見玻璃攪拌的聲音，加酸，煮沸，加水，加鹼，蒸發，燒乾，灼燒，照得上午所講的手續做去。忙得大家頭上都流汗，再加着每人面前點着兩盞煤氣燈，每盞燈有六七百度，窗子也不敢開，怕風吹散了灼乾的化合物的灰。實驗臺像蒸籠，悶得喘不過氣來。助教先生用了嗓子嚷着：「火不要太大，當心坍塌燒破。」大家在這開自來水，噴燈，玻璃聲中，仍聽不見，大家依舊是揮着汗，悶着頭做實驗，一直到五點鐘沒有做完，可是下面一堂課就是國文。有的同學託人報到，有的先派一個同學做偵探去暗察，如果先生點名，回來報告，馬上收拾東西就去，否則逃課。其實，國文課也很滑稽，國文先生不過二十幾歲，他也裝了這學先生傳下來的酸味，眼睛望着天花板，用着呼文的腔調點名，一個人名拉多長，一共有一百多學生，這樣化去三十分鐘，吐了幾

口痰，噴嚏聲又費了十分鐘，提高嗓子唸一遍，回頭再講一兩句，下課鐘又再響了。

記得去年開學時，校長領導我們舉行了一個宣誓典禮，誓詞中有幾句話：「……學成以後，決不以營業為目的，誓以服務精神，本醫師道德為民族健康，為貧病謀福利，遇國家急難，常捨身盡救死扶傷之天責……」這種高尚的志願，我們是時時抱著的，不過像這樣寒熱症似的上課，沒有充分時間去讀，有的還要費時間去敷衍，將來能不能學成個良醫？能不能救死扶傷？實在是個問題。

我之一日

許炳榮

也許是爲了近來太忙，記着這二十一日將發生些什麼事，而想做點小小報告於「中國的一日」底緣故吧，不意在二十一日那天上午四時半左右，很模糊地就做了一場夢……像做夢二十一日如同二十一條件似的，××向我壓迫，而努力的掙扎，但是他野獸般的爪牙，終勝過了我的抵抗，甚至於好像將我整個身兒吞去似的……忽然又在初中的自修室寫稿了，很快地寫着，真出我意料之外。正當寫得開心時，那惡獸般的××，忽又現着在我面前，猙獰的面目，實在可怕，他忽的又將我喉部又緊，不准多寫下去，我嚇極了，大聲地叫喊……原來是南柯一夢，但是心內還是別別地

跳着。

起床將內務整理好後，即刻到操場練習器械聯合運動，因為昨晚已有了命令，某師的一部分官兵將來校參觀，關於表演器械聯合運動的同學，必須準備。當然又苦了我們這幾個特別訓練的同學，便宜其餘的同學了，他們非但不操，連平日的晨間運動也停止了，去整理內務。我們練習過後，早餐，照例升旗。聞說是八時左右即來，我們早已在運動場上預備着，不意等到十時許始見煙囪而來，可是費了我們半天的大好光陰。他們一行二十數人，由校長招待着參觀校中各部及各實驗室，過後由校長命將國術表演，並施放煙幕，以示防空之用。其後便是我們器械聯合運動表演了，共有十位同學，一個一個地表演着。因地位關係，先跳木馬，既而大雙槓，石騰通過，跪跳平台，跳跳台，上天橋自頂翻下，最後至鐵槓處表演。在每個動作間，都是很迅速地做着，一口氣做下來。在做慣了的我們，也並不覺得怎樣，人家看來是有點爲我們擔憂的，他們說我們好似能飛的了，手能碰到的矮牆就會上去，跳，跳，跳……都來得。其實在我們校中的同學，個個都應有這種技能，非但預備將來捉捉盜賊，還想捉些××奴才痛快哩！最後是盛大表演，各種特有技術，如跳欄，跳箱，爬牆，追雞，救主……等，這是深得參觀者的驚奇的。

下午學科上完了兩課，以後兩課是術科，教官給我們表演者休息，我趁此練習輕機關槍的拆法及裝置，同時引起了二種感想：（一）覺得我國的科學不發達，只見他人的發明精良利器，維護他

的國家，我們呢？想起來實在可嘆！(二)如果我有這架輕機關槍，倘與×寇抗戰時，帶足子彈，上前線去，橫掃直衝，打死他許多，收復失地，報復近數十年的仇恨，洩了這口怨氣，啊！這許是夢想吧！但我希望有如此的一天降臨，這還在我本身的自動呢！

五月二十一夜脫稿於南京警署

水兵日記

林彥如

深夜，時計長短針併在十一點五十五分的地位。它告訴我們，五月廿一日已經開始了。在軍艦服務的人們當時除了看崗的，其餘辛苦了一白天的，都在被窩裏酣睡。五點，我們全體被軍號驚醒。我們也知道在風光明媚的春天極熱望能多睡一刻，但是強硬的號令沒有人敢違背，終於掙扎的起來了。洗漱完，拚命的跑步和體操，操完了才早餐。我們六人一伙圍着，在地下吃喝——一些稀粥和饅頭，在盤中祇有幾塊不滿盤底的花生米和鹹菜。這就是代表海軍兵士們生活的苦況。那期日有的肉鬆，南京的醬鴨和一切的早餐美味，我們祇有到南京街上看份兒，這些都是富人享受的。啊！軍號又吹了，我們開始擦炮。朋友，這就是我們唯一的武器，好像陸軍兵士把槍當作他們第二生命一般，炮對於軍艦更有密切的關係。炮彈完了，炮被毀了，我們就失去全部的戰鬥力。朋友，炮也是我們的第二生命啊！我們絕不敢怠忽，每早都特別把炮擦的極亮。

來顯示我們的壯麗！

下午，我們照樣的工作着。突然東南風變成西北風，美麗的陽光被那黑雲籠罩着。我們很快的把第二生命——炮，加上一層厚衣，一會兒就大雨滂沱了。這種天氣最令人感到苦悶，它所給人們的情調是絕對的失望，會使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在這風雲緊急的一九三六年，隨時都有對我們大眾的敵人作戰的可能，我突然而奮了，朋友！幾十年受老百姓的供養，這時候就是我們負責來保護他們了。晚餐後給我們充份的休息，我們可以看報或者閱讀我們自己歡迎的書籍。飯後一些人圍着報紙上一段新聞：「胡漢民哀榮」，西南給治喪費十萬元，棺木價值二千八百元。前日我們二等水兵一名逝世，本日（廿一日）所領到的是撫恤金四十五元，收埋費六十元而已。

孩子們！等待着你們的國度吧！

懷淵

昨天是全國玩具玩具展覽會招待京市中小學校的一天，我雖然雖決全體參加，可是為了要表現整齊，沒有錢做制服穿的窮苦學生，只得做個全體的例外。

我的一級，就有好幾個沒有制服穿的學生，當隊伍出發時，他們眼睜睜地望着我們。天真無知的孩子，誰料到他們的心裏，也光

滿了悲哀和憤恨呢！我見他們無事可做，便囑咐他們把教室打掃乾淨，再回家去。

事出意外，平日非常服從我的孩子，今天竟起了反抗了。回校之後，走到教室一掃，教室的雜亂情形，使我的心，充滿了憤怒，立刻感到自己的尊嚴被侵犯了。他們敢不服從我的命令，明天非重賞給以懲罰不可。平日最不喜歡處罰學生的我，竟發了這麼一個惡願。

今天一早起來，如臨大敵似的等待這幾個惡孩子來。他們來了，我以非常嚴厲的態度，質問他們違背命令的理由。他們的回答是：「許多同學有玩有看，我們享不到這些福，還要替他們掃教室呢！」這是多麼沉痛而憤恨的呼聲呢！我的怒意消散了，心在受刀傷似地劇痛，似乎我就是殘殺他們幸福的刽子手。

末了，我以顫動而同情的聲調對他們說：「孩子們，不要悲哀！和你們一樣的享不到幸福的孩子多着，然而你們的國度終有一天到來呵！」

於五月二十一日

無線電報務員的苦悶

韓 枚

委實，在各種職業之中，只有無線電報報務員的工作是最苦痛。他必定要運用着手去抄收電報，拍發電報，眼睛看着收報機上

的度數(Degree)，看着發報紙上的號碼，耳朵聽着由聽筒裏傳出來的信號(Signal)，心要細而靜，腦神經要靈敏……因為無線電報報務員的工作是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運用着腦神經，所以在他們每個人的腦海裏，對於他們自身的前途，無時無刻不懷懷着一種寂寞的空虛。「在年青的時候，多用腦神經，於他的壽命是有莫大關係的。」

「當今的國民政府的主席林森不是曾經做過報務員嗎？他的壽命不僅沒有發生什麼影響，而且還能够有今日的成就。」他們在十分痛苦之中往往把林主席的成就來安慰着自己，甚至於安慰着他們的同事。

「我不再幹這牛馬不如的報務員了！」每次，我從收報台工作了六小時而回到家中，我老是感覺到一種寂寞的空虛，所以時常對着我的妻發牢騷。

「不幹報務員幹什麼呢？」妻也老是把這句話來反問我，有些時，她又作如下的慰藉：「假如我們都能够餓着肚子不吃飯，那末，不幹便不幹。但是，我們不能餓肚子，還是耐點心吧！」「行行出狀元。」國民政府的林主席也曾幹過報務員的，你只要時來運來，說不定也有那麼一天啊！」

「行行出狀元？」我把這句話語反覆地思想着。「現在的中國早已廢除去科舉的制度了。當然，『狀元』也無從產生。即使還有，我也不敢妄想。我只希冀着全家的溫飽與延長我的壽命。」

爲着想求得全家的溫暖，以及延長自己的壽命，我只是像牛馬似的不斷的勞作着。

是五月二十一日日的傍晚，我默坐在寓所的南窗下讀着五月號的文學。

轟隆隆……陸然地，一陣雷聲從虛空裏傳播過來。

「又在打雷了！」妻坐在矮板凳上做着活計，望着窗外，自念自語地說着：「今天又要去上刑罰了。」

妻是知道的，她知道無線電報報務員最憎恨的是夏天，尤其是狂風暴雨的雷電交加的夏天，爲因天電的干擾由聽筒的擴膜而傳入他的耳鼓，比較一個囚犯上刑罰還要來得難受。

「媽的！早不打雷，晚不打雷，偏偏在我值晚班的一天打起雷來了。」我敲了一口氣，望望窗外的密佈在天空裏的陰雲，咒咒着「雷」，怨恨着「天」。

但是，晚班的工作並不能因了我的詛咒與怨恨就可以使我不要去做啊！

雷依然在打，接着又發生了電光。

「喂！我伸了一個懶腰，又長長地舒展出一口鬱氣。」

我聽着轟隆隆的雷聲，望着閃閃的電光，我的腦海裏立刻便浮現出一個俯坐在收報機旁邊的，頭上戴着耳機的，滿臉帶着愁惱的，正在工作的報務員的影子來。

「愁些什麼？你要怕上刑罰，你就該拋棄你原來的職業。」我

又詛咒着我的職業了：「假若你不願意拋棄你的職業，而你却又畏懼着在工作的時候遇到天電的干擾，那你還是活該。」

夜神漸漸地給整個兒的大地籠罩了一層黑紗，使得屋簷外都變成了黑暗的世界。

「晚飯已經做好了。」妻從廚房裏走來，燃亮了燈。

「好。」我只是很簡單的答應着。

於是，我便在十分煩悶之中胡亂地吃了一餐晚飯。晚餐後，天在下雨了，雨點滴在地上，十是有當十銅元那樣大小。我披上雨衣，戴上雨帽，並且還拿了一枝電筒，疾步地走向收報台去。

到那邊，剛巧是十九點鐘（即晚上七點鐘）。

第一小時是會晤杭州×××××的電台。幸還得很。僅僅發了一張二百多字的電報。

休息了二十分鐘，二十點鐘（八點鐘）是要會晤福州×××電台的。

守聽了一刻鐘，好不容易才把它的聲音聽到。結果：Boh hi（雙方都沒有報。）

二十點三十分（八點半）鐘又會晤了太原×××××電台。結果也是 Boh hi。

我正慶幸着今天的晚班工作很閑適，但是，到了二十一點（九點鐘）困難的工作便來了。